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宏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宏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宏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咲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徹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
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
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
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
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
今或從微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別郡、
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
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安遷徙、惟
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
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
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

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
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
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
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
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
令逼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獄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養之書
有良字
明之
萬無遺
宋至餘
合十七
字補之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直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行，永行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
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
晉魯、不畏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
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
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
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
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
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
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
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
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
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
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
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簡法令七日差秩祿八日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寵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
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
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
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
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
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
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
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
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
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
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
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
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
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稚牛上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

為無封
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
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
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
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為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
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為并州刺史。引見
讖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舊
右後字
冊之

興字君陵，識第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
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
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
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
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
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
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
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
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
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
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
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
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
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舊制刪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
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
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
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
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激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爭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
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
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箚婦公不
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
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宮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宏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有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
軍令馴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
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
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
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
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
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甚異以
字補之

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
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
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
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
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
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詰闕
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
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
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
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
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官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練尚書案事誤以
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賁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
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
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
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
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
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山作公

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媪，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卷之二十一
令莫敢祭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
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
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
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貲郎遷
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

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
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
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
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如
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
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
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
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
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卽綬、退就藩國、詔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
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
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
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
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諫十九
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舊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
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
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
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
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
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者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
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
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宏崇晏
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筭格、酷
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
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
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
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

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盜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宥、安

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
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
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
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
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
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
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
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
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
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
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戍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
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生八字
補之

著無孝

元至尤

武九字

補之

萬無參

以王符

會九字

補之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
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
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大尉、是時三
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
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
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崔駟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諫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
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
辟駟爲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
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宏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
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
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
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
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
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
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
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聖書
有闕字
測之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
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
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
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
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
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
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
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文、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
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
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
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
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
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塔、至今朱游欲得
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
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
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
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
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
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
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今妾勝嬖人、闔尹之徒、共專國朝、欺
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
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
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
寵、而令措紳之徒、委伏馱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龍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悞悞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菑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
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
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綱
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
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
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
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退絕
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書三願
帝二字
補之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种暉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暉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暉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
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
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
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
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
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
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
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園、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
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
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
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
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
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
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

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鬪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與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恐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
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
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
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
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
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
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
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
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
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
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
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吝嗟、天
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
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允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兀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實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
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
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
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五并右
字補之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詔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
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
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防坐徙邊、卽日赦出詔、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
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
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
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詔駁曰
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愚憫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詔言答之而已詔好
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
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當作
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
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
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
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
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
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
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勲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鷲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
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
貴戚咸爲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
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
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
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
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
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勲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闡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
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
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治
民、及仕剗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
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
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灾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
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
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
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
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灾眚之發不於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
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
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仁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
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
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
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玳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
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紆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
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
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
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
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
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
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
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
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
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
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
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
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
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
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
自困胎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
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
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卽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赫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螽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螽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
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六
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
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
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鉞
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
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患
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
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
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
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
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
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